



余秋雨

春天

承受

纸

向陌生人招手

高晖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向陌生人招手

高 晖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陌生人招手/高晖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5387-1519-3

I. 向…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154 号

向陌生人招手

作 者:高 晖 著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19-3/I·1464

定 价:16.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姥姥——
如果有天堂，她肯定就在那个地
方……

目 录

第一辑 树梢上的心灵

树梢上的心灵·····	(1)
一九七六年秋天的纸飞机·····	(24)
绝望的边缘·····	(34)
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46)
烧纸钱·····	(64)
细节·····	(71)
然后·····	(82)

第二辑 准备书写

准备书写·····	(94)
宁静的上午·····	(97)
另一个方向·····	(99)
春天的黄昏以及傍晚·····	(107)
再一次承受·····	(112)
语言本身·····	(115)
另外一种力量·····	(117)
与上帝说话·····	(120)

关于散文的一些简单问句·····	(125)
------------------	-------

第三辑 开始的时候

味道怎么样·····	(136)
和毛轶说话·····	(145)
向陌生人招手·····	(148)
状态六种·····	(151)
流水十四章·····	(158)
日常生活中的对话·····	(177)
身边的格言·····	(180)
在路上·····	(183)
笔会纪事·····	(187)
散文四种·····	(198)
最后一支舞曲·····	(207)
开始的时候·····	(212)
上一个雪夜·····	(218)

第四辑 闭上眼睛呼吸

读书者说·····	(223)
新来的小石柱·····	(228)
闭上眼睛呼吸·····	(234)
神性的集合·····	(238)
《月亮神话》书眉小记·····	(241)

钟归阿达诺.....	(245)
天亮就出发.....	(249)
过早的炎热.....	(254)
回归线上的坐标.....	(257)
后记《寻人启事》.....	(263)

第五辑 背景

随笔.....	(266)
游戏杀人.....	(271)
背景.....	(274)
心理诊所.....	(278)
时间问题.....	(284)
看孩子.....	(289)
我们离那两个孩子有多远?	(292)
他凭什么挑战余秋雨!	(295)

代后记 走出与返回	洪 峰 (307)
-----------------	-----------



第一辑

树梢上的心灵

当我懂得怀念春天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秋季或者冬季。望着那枯树上光秃秃的枝桠，我在想象着它们葱绿时的样子。我想在这样的心境下重温一次春天。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不知道还会有不会有这种心境。我似乎听见了野草发芽生长的声音，我似乎看见了自己的童年，光着脚踩在大甸子上。夜静得没了形状和颜色。我的心像浸在泉水里，清澈而踏实。稍一定神，便发现自己正在和夜分享着某种安静。这种安静，使我重新进入春天既可能又艰难。北方的春天是那样的短暂，短暂得让人刚体会到温暖，便燥热不安了。似乎，每一个春天比上一个春天都更短暂，也更令人怀念。于是，我祈盼重新进入曾经有过的每一个暖湿或者是料峭的春天。

在这样的时刻，想起童年是自然的。我的童年多么像北方的春天，温暖和料峭并存着，而且是那样的短暂，短暂得几乎没有长度，在很遥远的地方凝成了一个点。



那天晚上，似乎一丝风也没有，整个村子里宁静得像一条河。我肯定会发觉，林子里各种杂树的暗影在月光下相当的耀眼，也肯定会闻到初春的泥土的气息，似乎全村就这么一间大房子里有灯光。这个夜晚的这间大房子里，对于全村人来说，跟以往有所不同。村里又杀猪了。每年村里都要杀两次猪。一次在春天，一次在春节。大人们正在往锅里添柴禾。那口大锅，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当时的习惯是，将两口肥猪上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大锅里煮，煮熟之后拿出来切碎。切过之后，这时，你已经分不清每一块是哪个部位了。几个大人在切肉的时候，我们就端坐在炕上，谁也不说话，有大人，有孩子。我们家，派了我和弟弟来领。我六岁，我弟弟四岁。炕上的人嗅着满屋子的肉香，心里都想着什么，我现在也弄不清。当时我很着急，我坐在炕上焦急等待的时候，萌发了一个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切肉分肉的人。我这样想的原因是：那帮家伙边切边往嘴里塞，满嘴油乎乎的，而当时我的嘴里，除了口水什么也没有。一九七一年春天，全国人民最热爱食物就是各种肉。后来，当我成为一个准素食主义者的时候，仍然老想起这个场景。这种等待太漫长了，都深夜了，才开始分。炕上的人都抄着家什，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几双油腻腻的大手。我的心绷紧，盼着队长马上叫我爸爸的名字，一叫到我爸爸的名字，就意味着我的盆子里盛着一小盆或半小盆猪肉，熟的。

我端着盆子，领着弟弟，从那座大房子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月光。不过，有点风。后来，当我读书时学

到“和煦的春风”这个词组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分肉的夜晚，这时，弟弟产生了想法，他想吃一块。这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不过，我嘴上说，回家再吃。去年，我和弟弟谈起这件事儿时，他说我的叙述有很大出入。他说，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就先吃了一块，然后他向我要，我没给。我拒绝承认。我说你那时才四周岁，不会记住细节的。他说他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写出了一本叫《忧郁的谎言》的诗集，满纸都是爱情，没有一首与食物有关。不过，后来的细节，我们俩的记忆是一致的。在走到我们家房后的柴禾垛时，发现家里一点灯光也没有。我们把肉吃了，都吃了，一块也没剩。当时，柴禾垛里有头猪哼哼叽叽的，我一激灵，我吃完的感觉是，这肉怎么越吃越不香呢？后来的细节，我们俩又出现了记忆分歧。他说，吃完肉后，我让他回家睡觉去，我回姥姥家住的。我记得我们俩是一起回家住的，当时大人们都睡觉了，没人问肉的事儿。不过，第二天就出事了。我弟弟拉稀，都拉到褥子上了，炕席上也是。肯定我也拉稀了。后来的事就非常自然了，我又挨揍了。

在童年生活里，妈妈揍我是常有的事，不过这是第一次因为食物挨揍，也是最后的一次。我不哭，硬挺着。妈妈越打越气，非常凶狠。当时，我本来是时常住在姥姥家的，具体为什么又领着弟弟去分肉，我记不太清了。不过，那时，我就和母亲相处不来了。这样说有点成人化，换个说法就是，从我五岁起，我母亲就对我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持续了很久。原因是，我五岁的时候，有两个毛



病显得格外突出，一个是尿炕，一个是口吃。后来我和妈妈说起我童年时期挨打的原因时，妈妈否认了这两个原因，她说就一个：你太淘了，能把大人气死。没有你姥姥拦着，你得浑身开花。她说这话时，我已经有了孩子。我的儿子在她身边过着绝对为所欲为的生活，我似乎感受到了我母亲对我的愧疚。尽管，我和妈妈现在也没有过多通顺的情感交流。我儿子将近一周岁的时候，有一天中午要开饭了，饭桌上放着一盆刚煮好的大米水饭。妈妈抱着儿子，儿子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他想把一只拖鞋扔到饭盆里。妈妈说：扔吧！扔吧！扔完奶奶再做。于是，那盆饭里有了一只底朝上的鞋子。面对妈妈的荒唐，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她也许是想起了分肉第二天打我的场面。

我妈妈打我的方式有些特别，一般来说，她都把我弄到街上，先制造出声势，然后一边骂一边打，这时人会越多，别人劝她，秀英别打了，她就是不听，越打越来劲儿，好像全村的人都对不起她，她打在我的脸上和屁股上，好像也打在他们的脸上和屁股上。当时围了不少人，我一声不吭，她拿一根烧火棒猛打我的屁股，我心中充满着对成人世界的仇恨。当时，我肯定十分倔强，一个又口吃又尿炕的孩子肯定倔强而自卑。我每一次说话前都会在心里反复说，这回可别说错了；每一次睡觉前，都会在心里反复说：这回可别再尿了。然而，就是不行，每一次都会以失败告终。一个孩子的全部生活除了说话和睡觉还能做什么呢？一个自卑的孩子有时会表现得相当倔强。一个又犟又烦人的孩子是免不了挨大人揍的，而且 1971 年春

天的大人们，也正是憋足了劲不敢往别处使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地对我那还听不懂大人话的儿子说：爸爸什么也没有，但爸爸一定要给你一个为所欲为的童年，甚至爸爸不引导你做什么，我设法让你的生活符合你的年龄，直到你九岁或十岁。也许，当你回忆你的童年的时候是苍白的，但现在却是幸福的，这很重要。爸爸若没有姥姥，也许会成为一个阴暗的人。我儿子现在已经把家里的所有抽屉都打开，能塞进东西的地方都塞进了他想塞的东西。只要够得着，他啥都想动，够不着的，搬个椅子来。儿子，别摔着！爸爸在看着你。

我这一次才发现食物在我童年里，异常重要——特别是猪肉。猪肉是导致我挨揍的根源。挨揍是导致我在六岁那年和妈妈分家的原因。我背了一袋子米正式地成为姥姥家的一员，能天天睡在姥姥的被窝里。姥姥大骂了妈妈一场，姥姥说：你对孩子太阴毒。我现在想象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背着一袋子米，勇敢地 from 家里走出来，向另一个家走去的样子既好玩又让我心动。一路上，我都想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肯定是哭了，然后是一头扎在姥姥的怀里，姥姥肯定是紧紧地抱着我说：这孩子，这孩子！我当时肯定十分温暖。1971年春天，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朦胧地懂得了家的含义。

当时，妈妈住手的时候，我站了起来，我在柴禾垛旁边蹲了好久，后来天黑了。我心里特别发空，也特别委屈。后来可能是又玩了会儿泥巴之类的东西，再后来才出现了一个孩子不该出现的念头的。我已经写过这件事，当



时因为行文的需要，忽略了事情的原因。

我第一次自杀的时候，是个月朗星稀的夜。

那一年，我六岁。

的确，我那时很小——小得自尊心刚长出嫩芽儿。

尽管我常想这事的详细缘由，但只能说那个黄昏没有太阳，整个村子里发灰发闷，妈妈恶狠狠地打骂了我。我还记得，黑黑的烧火棒折断之后，里面是雪白雪白的茬口。而且她还说，我是她的冤家——我被她生下来的原因，是她前世做了孽。

一时间天昏地暗。

我抽抽泣泣地哭过之后，便想死去，想这念头时，心里很舒服。

然后，我就偷着拿出剪刀，来到泥墙根下。月亮正在慢慢地走。墙根下有花也有草，我蜷曲在春天的墙根下，看不清它们的脸。我的屁股潮乎乎的，那感觉好像用碗碰划玻璃发出的声音，让我很难受。

就这样，一个六岁的儿童，在潮湿的春夜里竟要自杀。那毕竟是我自有生命以来爆发的第一个伟大的念头。

我正想着自己割破手腕，一定要流出好多血，试图想用更好的方式杀死自己。突然，我感到有种毛茸茸的东西在我那握紧剪刀的手背上，蹭来蹭去。我好像是在雨天里，光脚踩在泥地上，心里麻酥酥的；又好像听见了姥姥在喊我的小名儿。我当时闻到了向日葵的香气。

原来，我低头一看——是只红眼睛小白兔的背。它的

眼睛瞪着我，像颗红星星。我鼻子一酸，流了好多泪。完了，心里甜丝丝。

小白兔一动不动地仰着脸，看着我。

我才不死了呢！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

然后，我果断地抱起小白兔回家。此时已月上中天。

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小白兔，便是我活下来的第一个借口，而且自己似乎天天活在各种美丽的借口中，尽管这样说很残酷。

明天，也许是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我会满眼灰色，而且，一个上午都这样。但我肯定这样想：中午时，一定会在信箱里，取出几封来自远方的信：“你忙啥呢？”

我正充满希望地：活——下——去！

但愿我的母亲，不要看到这些文字，不然，她肯定会说：你记恨我？我只能这样说：这是写文章，编的。她老人家还会说：你别骗我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妈妈就是这样的女人，太尖刻，太霸道。当时，她也太忙了，她和爸爸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当公社干部上。不过，我可以告诉妈妈：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儿子有记错的可能，但儿子不能撒谎。她肯定会紧紧地抱住我的儿子说，别学你爸爸，他没良心。现在，妈妈有足够的心思来掌握她孙子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离开泥墙根便回家住了一夜。我提出分家，是在第二天早上。妈妈哭了，分就分，小玩艺儿不大，主意死正。我是踏着早晨的阳光上路的。



“六岁，一个孩子，怎么能想到死呢？真是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笑了笑说。

“按理说，自杀是大人的专利，但大人不敢死了。”我说。

我再次想起加缪那个著名的观点，“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哲学应该回答的根本问题。

“一个失去了家的孩子，想到死，按理说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儿。”

“唉……辉煌，但十分痛楚，有形有体都是过不去的。”

我说过，姥姥是我童年里惟一的人。我也说过，姥姥是我的一艘大船，一艘乌蓬船，我就是乘着这样一艘大船出发的。在我断断续续写作的几年里，我极少涉及到姥姥。我想，有些东西是无法变成语言的，一变成语言就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了。现在，这是我无法逃避的，我要走进关于这位老人的一部分记忆。这次，我出奇地安静。我知道，这种安静在她的外孙子身上很少出现，至少标志着她外孙子现在的一些状况。但愿这次进入，也能安静一些，更能接近一些这位老人和我自己那时的状态。只能是接近。

窗外，正飘着雪花。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显得平和自然。初冬的天气，因这场雪而变得温暖而润湿。我刚披了雪走进了办公室，今夜的宁静将属于这间屋子。窗

外的雪花和窗内的石英钟一样，滴答滴答的走过来，落下，又走过来，落下。出现了之后，就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又出现了。这些晶莹的雪片的落地声，都有被淹没的可能。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一段对话，一个孩子和大人对话：

爸爸，你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时间的？

我……不知道……从很远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对吗？

我说，从钟一上弦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对吗？

对。对……（爸爸浑身一激灵。）

我也浑身一激灵，我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时间的呢？肯定是我六岁那年，那是一九七一年春天。我认为自己是在一九七一春天才有了记忆的，这未免有些残酷；然而，情况就是这样。从那一年春天到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姥姥，爸爸妈妈有好几次接我去过春节，我都没等天黑就跑了回去。

一九九四年初冬的雪，仍在缠缠绵绵地传递着其它季节所没有的语言。我谛听着这种语言的时候，觉得明白了一些宇宙关于寒冷和温暖的定义。我突然觉得，我六岁时自杀的场景充满着无法说清的温馨与宁静。一个人，当他不诉苦，发现苦和甜都是一样的滋味的时候，他就长大了。也许是这样，在这初冬的雪夜里，我似乎听到了自己骨骼生长的声音。

家乡的小镇，一夜之间肯定会洁白如初。这北温带的



县城小镇，冬夏两季长，春秋两季短，秋天和冬天的界限十分模糊，模糊得就像是人的童年和少年。此刻，我想找一本地图册看看这个小镇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包括它的经度和纬度，还有它与北京以及美国的图上距离。可惜，手边没有。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就端坐在这座县城里，还思念这座小城的滋味。整座小城会越来越白，这种颜色给人带来的宁静是含蓄而单纯的。我这么诗意地看待今夜的小城以及今夜的寒冷与温暖，只能与姥姥一个人有关。

我的小村子，在这座县城的西南六十华里，那里肯定会更加洁白，没有遮拦，洁白得会更迅速。而且，也因没有遮拦，还会有些风。这样，我的小村子准会在1994年初冬的夜晚，灵动起来，单纯起来。我的姥姥就在这座灵动而单纯的小村子里西头的一座房子里。她坐着，或者躺着，她肯定不会睡去。我知道，她往往把睡眠放在白天，晚上听她的亲人们的呼吸声。她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进入她的生命里的其它部分。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外孙子也在想起她。她肯定不会知道她的外孙子，正在纸上写着字，写着关于她的字。一种穿越很多屏障的情绪，向她最牵挂疼爱的外孙子的心上——覆压过来，使他在接近三十岁的生命时所进入的回忆无法细微和具体。无法细微和具体对他的叙述构成了某种障碍。然而，这种障碍又是那样的幸福，我的姥姥确实是无法变成文字的，她只能在我的心里。

我曾无数次地从各个角度端详我的村子，这角度包括感觉的直觉的和精神的回忆，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这